



到泗洪去

徐则臣

知道泗洪是在30年前，开始了解泗洪是20年前，去泗洪在两年前。30年前我念大学，同学中有人来自泗洪，方知世上有这么个地方，距我老家几百里地，方言却和我们那里十分接近，我们用各自的家乡话交流，没丝毫障碍。后来写小说，总拿运河做故事背景，由身边流淌的京杭大运河而及隋唐运河，倒不是把隋唐运河也当背景，而是做案头工作，从京杭大运河自然就到了隋唐运河，一个系列的嘛，由此开始了解一点泗洪。因为隋唐运河的一段，即汴水，经过泗洪，现在泗洪人还称其为古汴河。这个“古”字不简单。自吴王夫差开邗沟以来，因各种原因，各路运河纷纷改道，经常“此运河”非“彼运河”，但泗洪这段一直坚守，着实难得，加一个“古”字也当理直气壮。至于终于来到泗洪，乃朋友之邀，来县里“谈文学”，来了发现是真好，遂以“谈文学”之名又来了一次。

好在哪？一是方言、风物、习俗跟我老家很像，恍惚泗洪是故乡。二还是古汴河，从知道泗洪与隋唐运河之关系至于如此，20年矣，我也算写运河的老兵，对运河多少有点心得，古汴河于我不仅是兴趣所在，早已经是心怀敬畏了。一条大河，1000多年里不挪窝地在同一片大地上流淌，行过漕船、官船，驶过民船、商船，破水而走的无数渔船、小舟和竹筏子，而今，那些船都烟消云散。在各类船只的出现、转换和消失

之间，浩荡的时光如运河水一样流淌。何为白驹过隙？何为世易时移？何为沧海桑田？此之谓也。时光流逝，而流水仍在，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。我来泗洪正值盛夏，碧水清波，夹在两岸丰茂的杨柳之间，有人在河道里游泳，有鸭子在水面嬉游，聒噪的蝉声里，树荫下还有在昏昏欲睡的钓鱼人。垂钓可消永暑，也是打发漫长夏日的好借口。三就是来谈文学。我以为就是简简单单地谈，谈完了就走，不承想竟进入了一个浩大的乡村文学教育工程里。说进人，是因为兹事体大，晏阳初一般的壮举让我感佩。如今，这个工程名之以“柳山乡村大讲堂”。在乡村，在辽阔的旷野中间，办起一座延请中国文学界知名人士来此开坛的大讲堂，全中国也没几家吧。截至目前，来柳山讲过课的茅盾文学奖、鲁迅文学奖得主和大学教授，据悉已十数位。

我站过这个讲台。对很多开坛者来说，这可能是他们此生登临过的最基层的讲台，讲堂面对的是高岸与河流，讲堂背后是野地和庄稼。听众应该也是身份最为复杂的一群人，有小学毕业，有初中毕业，有高中毕业，个别大学毕业的，多半是返乡的学子和下基层的年轻干部。有农民，有个体户，有打工仔，有城里来的乡村旅游者。我“谈文学”那次，有一位当地打工中年特地从上海长途赶来，还有一位隔壁城市的文学爱好者，自驾来听课。他们比大学课

堂上的研究生听得还认真。关于水的收获不只古汴河。今天的泗洪人，大概半数以上更在乎洪泽湖湿地，而非安静的古运河。隋唐已远，漕船也消失不见，自京杭大运河在隋唐运河基础上裁弯取直以后，汴水逐渐因裁而废，当年河上帆樯林立的盛景，泗洪人大约在梦里也想象不出来，倒是湿地一直莽莽苍苍地生长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。我曾在湿地的对面游览过洪泽湖，那里的洪泽湖归另外一个县管辖，湖水浩渺，碧波万顷，连家船的渔民在水上升起袅袅炊烟。旁边的专用航道里，一串串货运船雄壮地驶过。而在洪泽湖的这一侧，泗洪所辖的洪泽湖水在看不见的时光里退去，留下5万公顷的湿地。5万公顷到底有多大，我没有概念，只觉得大、真大。游人可进入的，是已经打造成5A级景区核心区的湿地，单这核心区，占地也近8000亩。8000亩有多大我同样没概念，一会儿坐船，一会儿坐车，过一阵子又转为骑自行车和步行，我只觉得一直穿行在浩浩荡荡的芦苇丛中、杉木林间，还有荷花池的清幽香气里。风吹芦苇，如藏十万伏兵；杉木挺拔，仿佛一排排守护湿地的卫兵；荷香一路紧跟着，风送十里，荷叶田田其大如斗，总有些高挑俏丽的，撩人地将身子探至了人行道上。据说当年湿地里打过鬼子，打得日本人东西难辨、生死恍惚。这我相信，穿行在芦苇丛中，堪称九曲回

肠，完全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地道战。

这都是在城外。进了城更觉得来对了地方。我说恍惚泗洪是故乡，果然。泗洪县城南有一座古徐阁。实在是孤陋寡闻，我竟不知泗洪是徐姓的发源地古徐国旧址所在。史传，距今4000年前，夏启封伯益次子若木于徐，建立徐国，主要领地在今天山东境内，都城据说在曲阜附近。后来，周公之子伯禽到鲁国就封。曲阜既为徐国的政治中心，伯禽来了，作为闯入者，自然招致反抗。反抗就要镇压，伯禽在周王室支持下，率军讨伐徐国，可怜大徐国被迫南下，迁到了今天泗洪县境内。直到公元前512年徐国灭亡，除国君之一徐偃王之子一度将武原（今天的徐州市睢宁、邳州一带）作为陪都外，江苏泗洪一直都是徐国的都城。

原本来观河、访友、谈文学，冷不丁成了寻根问祖。古徐阁主体建筑7层，高61.649米，意在象征古徐国的历史跨越1649年，阁体墨黑，远看甚是雄伟正大。大夏天，烈日高悬，把人能烤出油花来，我还是恭敬地沿漫长的台阶一步步登高而上，我的影子也跟着在台阶上长长短短地闪转腾挪，如同是两个人在同时攀爬。我感觉还有另一个自己，古徐国时的自己，或者是那时候的某个先祖，我们古今相会，声气相求，齐心协力登上了阁顶。

再大的太阳也挡不住高处的风。汗水淋漓，风凉如大水漫卷，身心为之一振。在21世纪20年代的泗洪县城，61米不能算高，但足以助我视野开阔，思接千载。在燃烧着的缥缈的热空气里，我看到高林立、草木葱茏，看到河流壮阔、大地辽远，看到行人在道路上奔走，庄稼在旷野里生长。我看一个叫泗洪的世界，我的影子在看我，那也是一个2000年前的祖先在看着他的子孙看世界。

洪武九年（公元1376年）的一天，明太祖朱元璋在朝堂上震怒，下令对刑部主事茹太素施以杖刑。杖刑，就是打板子。一名饱读诗书的朝臣，当着众多同僚的面去衣受杖，着实既伤面子，又伤“里子”。

茹太素因何触怒“龙颜”？《明史》说，茹太素上书“言多忤触”。但仔细看，还有“陈时务累万言”“文词太多，便至熳听”的记载。《明太祖集》则更详细：“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，其书一万七千字。”上个折子说5件事，写了17000字！差不多是一个明代活本的容量。这是奏事，还是写剧本？

“言多忤触”是原因之一，“文词太多，便至熳听”，同样让朱元璋怒了一肚子火。好在朱元璋还算勤政，“次夕，复于宫中令人诵之，得其可行者四事。”第二天晚上，让人接着念。皇帝的最后结论是：“太素所陈，五百余言可尽耳。”500字足矣！剩下的16500字，大多是废话。

明朝初年，官员上书言事繁冗冗长，渐成风气。奏疏常常堆砌辞藻、引经据典，看似厚重，实则空泛无物；更有甚者，一些官员为彰显学识，刻意使用冷僻典故与字词，晦涩难辨。朱元璋对此不胜其烦，下决心整饬。早在洪武六年就下诏：“朕尝厌其雕琢，殊异古体，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……凡表笺奏疏，毋用四六对偶，悉从典雅。”3年之后，茹太素依然我行我素，挨这顿板子，真不算亏。

茹太素挨板子这件事没过多久，明廷颁布了《建言格式》，规定“许陈实事，不许繁文，若过式者问之。”又在洪武十二年颁布《案牍减繁式》，要求公文言辞平实。自此，篇幅冗长、华而不实的案牍积弊，才得到一定程度纠治。

文字和语言的主要作用，在于交流和传播，重在明晰、高效。说话或著文长篇大论、云山雾罩，会让人昏昏欲睡，摸不着头脑。在文字表达的简约方面，古代的先贤其实做得非常好。先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《春秋》，

全书仅16000多字，记载了240多年的历史事件，平均每年不足70字，却能提纲挈领，清晰展现历史脉络。这样的文风，值得学习和提倡。

1974年出土于居延甲渠候官遗址的《居延新简·建武三年七月万岁候长宪上书》，全文不过百字。其中有：“建武三年七月乙酉朔丁酉，万岁候长宪敢言之，徙署，乃奏已视事，校阅兵物多不具。”区区30余字，却完整涵盖时间（建武三年七月丁酉）、报告人及身份（万岁候长宪）、事件描述（奏已日检查军备）及发现的问题（兵器短缺）。言简意明，堪称公文典范。

囿于历史条件，古人不得不惜墨如金，我们的语言文字也因此受到锻造和磨砺，形成了“辞约而旨丰，事近而喻远”的高效、简约文风。这样的传统，在今天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。

明明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，非要前三点、后四条，层层叠叠，说上一大堆；明明一页纸就能写明白，非要穿靴戴帽、里袍外套，搞成厚厚一大摞；明明不发文不开会就能布置好的工作，非要发文开会，甚至发长文开长会。好像只有这样，才能反映出“认识到位”，才能体现出“高度重视”，才能显示出“工作扎实”。这种只重形式、不重内容，只重痕迹、不重实效的文牍主义，是危害极大的形式主义。它使大量的公共资源在文山会海中空转，也常常使基层不堪重负。看似工作扎实，实则是作风浮躁。

公文的价值不在于篇幅长短，而在于能否精准传递信息。会议的作用也不在于领导讲多少话，而在于工作安排是否周密可行。克服案牍的繁文缛节之害，促进文风、会风向实戒虚，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改进工作作风的必然要求。要立规矩、划红线，一旦越界，纪律的板子也要打上去。

金台随感

那声音里渐渐流露出一些自我回忆的况味。他说得很慢，声调不急不慌的，似乎是一种北方老人常见的说话语气。我在前面听了，心里觉得很温柔。马兰即是北方人口中的马兰，是北方本土的植物，因为马兰花好看，现在也是北方园林中常见的栽培植物。马兰叶细长柔韧，是过去北方端午常见的包粽子的绳子，到现在，端午节前，在附近较大的菜市场有时也可以看到卖的。晒干的马兰叶，绑成一捆一捆售卖。芦苇叶也是北方端午裹粽子所用的粽叶，不同于江南用箬竹叶的记忆。

虽然我是一个南方人，但如这样的习俗，以及过去北方孩子们跳皮筋时所唱的歌谣，在马兰花开花的路边，由一个长辈讲述给他的小孩听，也觉得是很珍惜的事。过去的传统与儿童生活中有情感、有趣味的部分，能由此而传递一份，而儿童对于自然和民俗的情感，也就在这样的玩耍与对话中获得了。

走兽，拓印在他的脑海，凡自然界有的，他都能描摹得惟妙惟肖。哈巴河县人称赞他是让木头唱歌的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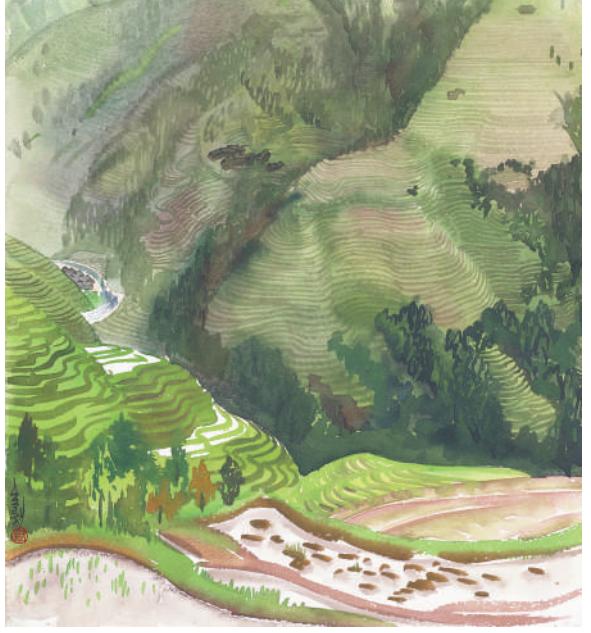
燕子飞走了又来，花谢了又开。

米达力汗·艾希肯从17岁拿斧锯的少年，到满头银丝的花甲之年，木器消耗了他的岁月，他也从寻找、利用、创作的过程，体会到木头唱歌的美妙与快乐，进而成就了他的名声。

几十年来，米达力汗·艾希肯坚持传统手工艺，向年轻人传授木器制作技艺。他的孙子叶尔胡兰·华提，自小耳濡目染，放学后常跟爷爷学习。13岁的他，虽尚未达到爷爷那般与木合一的境界，但也能有模有样地制作出木碗、木勺等简单木器。

一年一度摘苹果的季节，哈巴河犹如打翻了调色板，浓烈的色彩泼洒在大地之上。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播出后，实景拍摄地哈巴河成为网红，一批批游客来到哈巴河，走进“彩虹布拉克”，吃着香甜的苹果，在米达力汗·艾希肯的木器展示屋转转，出来时拎着心仪的木器。米达力汗·艾希肯站在众多木器中，笑容灿烂，此时此刻，他觉得屋外送来

的风都是苹果的味道，那么香，那么甜。



水彩画《龙胜梯田》，作者周令钊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
地

本版邮箱
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：张珊珊

结成一个柔软金黄的戒指。

他们一起玩着，一时惹得一个朋友生了气，过了一会儿，摘来一个蒲公英给朋友告罪，那个生气的朋友平息了一些，但是说：“我不想摘蒲公英的花，我想要它变成绒球然后去吹它。”于是他们纷纷说：“我们幼儿园现在变成蒲公英基地了！”“妈妈，我把幼儿园空地上的蒲公英的绒球都吹完了！”

我不远处

站着看着，喜欢小孩子们生命中迸发出的这种对于自然的极易感染的兴趣。

今年的第一朵马兰花开了，这是早上我送小孩去幼儿园的路上小孩发现的。楼下空地上种有一小片，整个冬天，被割去了枯叶的马兰只剩下一片枯叶留在光秃秃的地面上，发芽似乎也不过是这几天的事。我们赶时间，匆匆忙忙从电梯下去，里

蒲公英与马兰

沈书枝

不是马莲——

“马兰花，它的叶子长了以后，可以拿来做那个——捆粽子，知道吗——”

“端午节，包粽子……粽叶，就是那个芦苇叶子——拿来把糯米一裹，马兰的叶子当绳子——”

“……马兰开花二十一，二八二五六，二八二五七，二八二九三十一——你听说过吗？”

奶桶、木碗、婴儿摇床、冬不拉……近千件木雕家居用品和装饰品，把屋里挤得满满当当，充溢着木质的清香和艺术气息。

在没有电力的漫长岁月里，牧民发明了木轮传动餐桌，方便拆卸，宜于游牧，既盛抓肉、那仁等各类美食，又可盛装各种干果，最上层的大托盘摆上金黄的油炸馓子，宛如琳琅满目的百宝山。宾客用手轻轻转动，上下两层的盘碗反向转动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制作这样一件复杂的木餐桌，工序繁多，米达力汗·艾希肯耗时一年有余才制作完成。第一步，冬季进山寻找枯死的白桦木、榆木、松木或杨木。这些阿勒泰常见的木材，质地坚硬，做出的木器轻便耐用、纹理美观。找到合适的木材后，米达力汗·艾希肯驾驶雪爬犁把木材拉回家，在清库里浸泡3个月后，捞出自然阴干，防止木头开裂。此后，并不急于动手，他像一头猎豹，围着一棵树、一截木头，反复仔细观察，揣摩木质的软硬，哪里留下痕迹，哪里冒出枝

让木头唱歌的人

李佩红

入制作环节，他要把头脑中的想象一斧一刀落到实处。

制作木器的工具是爷爷传给他的，手柄类似拐杖形，被汗渍油渍磨得油光发亮，握住砍斧如同握住爷爷粗糙温暖的大手，给他力量。他用砍斧砍出木器的雏形，再掏挖、粗刻、细雕、打磨、上色，安装，最终一个新生命诞生了。

在游牧民族的生活里，木器曾占据着重要位置。米达力汗·艾希肯师承爷爷和父亲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只要顾客提出想法，他都能变成现实。木器在他眼里不是木器，而是活的生命体。

米达力汗·艾希肯制作木器时，从不画大样、绘图纸，他的大脑就是百宝箱，随心所欲地掏出想要的东西。木碗的边缘雕刻着草原野花的图案，木桶外壁绘制树木纹理的装饰，木盆刻着盘羊头……从小在草原长大，不断游牧迁徙，哈巴河的山川河流、森林草木、飞鸟

走进屈子祠

谭仲池

在江边的绿荫里
我驻动的心
穿越岁月的苍茫
走进你曾经
居住的草堂

风吹草木如琴瑟
日照山石绽青光
白云悠悠似霓裳
一行大雁排成人字
飞过如画的晴川

山亭庙堂
古柏修篁
在我眼前
静影沉寂
惟有剑舞清风的绝响

龙舟、艾草、香蒲、粽子
盛满又溢出
乡亲们不息的思念
斑斓的阳光
让天空愈加清朗

我端起酒杯
虔诚地走向江中
去挽一江清白
拥抱千古活着的诗魂
和文华不灭的丽章

